



故人何寂寞

风雨中的民国故居



叶克飞
——
周彧 绘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故人何寂寞

风雨中的民国故居



叶克飞
——
周璇
——
绘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人何寂寞：风雨中的民国故居. 1 / 叶克飞著；
周或绘.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3
ISBN 978-7-5502-1364-7

I. ①故… II. ①叶… ②周…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8537 号

故人何寂寞：风雨中的民国故居. 1

作 者：叶克飞
绘 者：周或
选题策划：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王巍 肖桓
封面设计：丫丫书装
版式设计：周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0 千字 70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13.5 印张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1364-7
定价：34.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000



自序

年少时，我在青岛长大，那时，它是一个遍布着欧式庭院的城市，一栋栋老房子依坡而建，眺望大海。

那时不知这个城市的美，因为那是我眼中的全世界，没有对比，就没有美丑。我只管背着小书包，在一个个院子里游荡，爬墙爬树，捉虫打鸟。

外公外婆家也是这样的老庭院，近十户人家挤在一栋三层老房子里，院内有两棵高大的银杏，我还曾在树下挖出一窝小刺猬，一个个蜷缩着，刺极软。

后来，我离开了那里，随父母返回故乡中山。再后来，我懂得了一个道理：离开才会想念。也正因为对青岛的想念，我喜欢上了建筑。

又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那些我视若无睹的老庭院老房子不仅美丽，还有着无数故事。比如，它曾是一家餐厅；比如，它曾是一个官邸；又比如，它是某个人的故居——如今居住在里面的人们，往往并不知道过往的故事，哪怕他们在此居住了几十年，生儿育女，从壮年到白发，熟悉这楼里的每一块木地板。

可我对此有着莫大的兴趣，于我而言，建筑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外观，

也在于故事，不管是沧桑悲凉，还是美丽动人。

我庆幸自己在这样一个城市中长大，就在我出生的五十年前，这里曾名家云集，是当时中国的人文重镇，梁实秋、沈从文、闻一多、洪深……我在青岛寻找着一个个名人故居。再后来，我不局限于这个城市，开始背着包在其他一个个城市中晃荡，或做足功课专程拜访，或无心插柳只盼惊喜，每当我在民国史料中见到一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时，我便想去他的故居看看——那也许是最好的沟通，只要我的手触摸故居斑驳的墙，彼此时空便可重合。

寻访故居，已成我旅途的最大目的。

这些年来，去过的民国名人故居已有一二百处，像上海、青岛、杭州、苏州、天津和南京等城市，建筑均富特色，名人故居也最为集中。本书选择了四十处故居，并无特别脉络，只是信马由缰，想到一个便写一个，青岛的略多些，权当我“私心作祟”好了，毕竟，谁人不思乡？

书中的插画是必须要提的，感谢这些宛如梦幻的美丽插画，它们不仅仅画出了故居的神韵，也让我的记忆完美盈满。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ursive characters that appear to be '叶立' (Ye Li).

目录

自序

第一部分 情事

杭州秋水山庄

青岛萧军萧红故居

青岛沈从文故居

杭州风雨茅庐

上海阮玲玉故居

福州林觉民故居

上海胡蝶故居

10 12 17 22 27 33 39 44



上海蔡元培故居

青岛杨振声故居

上海周璇故居

青岛杨唤故居

青岛台静农故居

青岛梁实秋故居

第三部分 客居

82 84 90 94 99 106 109

杭州盖叫天故居

青岛吕美荪故居

苏州范烟桥故居

苏州程小青故居

苏州周瘦鹃故居

上海张爱玲故居

第二部分 避世

48 50 56 61 66 72 78



第四部分	传世								
		青岛王度庐故居	青岛老舍故居	南京赛珍珠故居	青岛闻一多故居	青岛褐木庐	青岛洪深故居		

苏州顾颉刚故居

福州林纾故居

绍兴蔡元培故居

第七部分 初生

200 202 206 210

杭州潘天寿故居

青岛康有为故居

福州严复故居

苏州章太炎故居

台北林语堂故居

第六部分 终老

176 178 182 187 191 194

青岛王统照故居

杭州林风眠故居

青岛曹禺故居

南京拉贝故居

台北素书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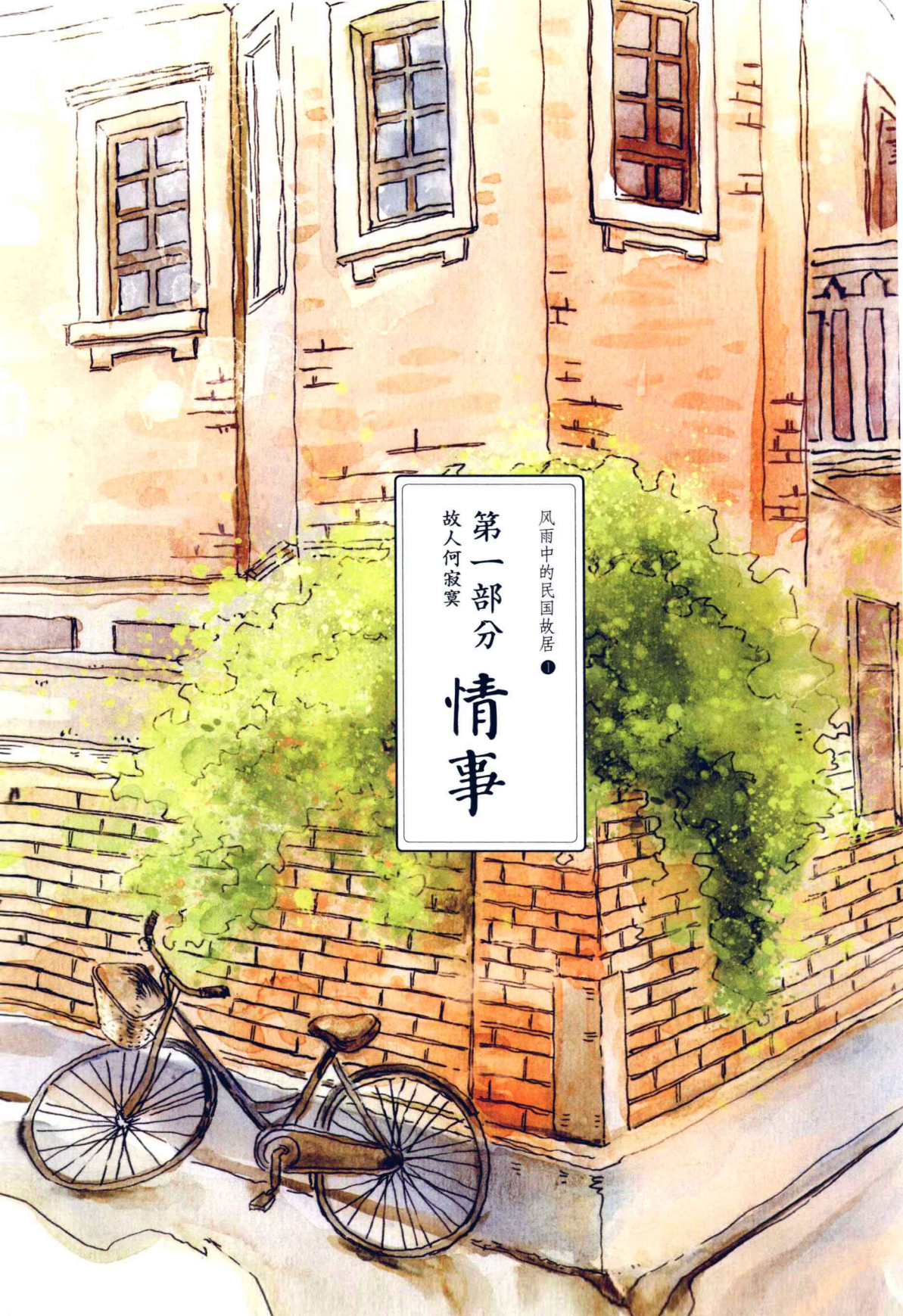
青岛赵太侔故居

杭州春润庐

第五部分 旧事

144 146 150 155 159 164 168 172

有些故居曾是爱情的见证，或短暂、或长久。后来，斯人已去，它们却留在原地，把故事也一并留住，即使历经风雨沧桑，仍一派温婉气质，仿佛对每一个来客说：“此间有情事。”



风雨中的民国故居

第一部分
情事

故人何寂寞

杭州秋水山庄

[为爱而生，经久不灭]

地址：杭州北山路新新饭店内

那些年，曾有一段惊世情缘，西子湖畔，琴瑟和鸣，却因几声枪响戛然而止，而那情爱的见证，至今仍立于西湖边，背倚葛岭，静观岁月而去。

那是秋水山庄，民国报业巨子——《申报》掌舵人史量才与爱侣沈秋水的居所。

曾有人对我说，住在杭州，最宜选择新新饭店，一来是民国老字号，二来有秋水山庄陪伴。后来专程去北山路寻访，一路都是西湖景致，路旁建筑大多经过还原改造，修旧如旧，已成为新新饭店一部分，充当客房之用的秋水山庄也不例外，静静立在原处。





我去寻访那日，前面斑驳沧桑的大铁门紧闭，只能从后门进去，不知平时是否也是如此。前门临近西湖，游人如织，可绕到后门，便静寂清冷。

秋水山庄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共计两层。据说，当年史量才兴建爱巢时，参照物是《红楼梦》中的怡红院，造型和选材均花了心思。最抢眼是那四根方形青石柱，因是方形，不似圆形那般粗壮。墙是青砖，栏杆是白色，窗棂是朱红色，雕花细致。几种颜色混搭却毫不突兀，与西湖也相得益彰，一派温婉气质。

这气质，怕本就是为爱而生的吧。更值得一提的是，站在楼前，望向西湖，遥遥相对的便是“孤山孤绝谁肯庐”的放鹤亭。昔有林逋“梅妻鹤子”，后有史量才沈秋水琴瑟和鸣，西湖边总不乏佳话。

当年，沈秋水还不叫沈秋水，她原名沈双清，出身贫苦，被卖到上海滩做雏妓，改名花慧芝，因才貌出众，被一位皇室贝勒相中，赎身入京。几年后贝勒病故，她带着部分遗产回到上海，邂逅史量才。他们的初见亦是一段佳话，花慧芝回到上海后，因无住处，直接来到一故友家中，故友大喜，带她出去吃饭，而她从京城带回的全副身家，就交由在座的一个朋友看管。二人深夜才回，却发现那位朋友还坐在那里守着沈秋水的财物——他便是史量才。

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史量才为花慧芝看守的财物，后来变成了他的发家资本。此后，二人越走越近，视对方为知己。史量才替她改名为沈秋水，取庄子“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之意，她亦以身相许，还将自己的身家全部交予史量才。

关于沈秋水的身世，还有一个传说，指她并未赴京，而是倚靠曾参加辛亥革命的老光复会会员、江浙联军司令部参谋长陶骏保。陶亦极喜欢她，还将大量财物置于其住处。1911年，陶被陈其美以莫须有罪名杀害，此案震惊上海滩，她震惊之下，得史量才接纳，并允诺照顾她一辈子，二人就此定情。

但不管哪个版本，史量才得十九岁的沈秋水之助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财力雄厚的他，据说先开了两家钱庄、一家金铺和一家米行，紧跟着于1913年以12万元巨款购得在上海历史悠久、影响最大的《申报》，此后又收购《时事新报》《新闻报》等，一举执上海报业之牛耳。1921年，他还与侨商合力创办了中南银行。

所以，有“说《申报》必说史量才，说史量才必说秋水夫人”之说。

这样的故事本就有几分荡气回肠，仿似红拂女与李靖。史量才办报时的侠肝义胆，坚持“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的豪气，若不遇温婉却慷慨的沈秋水，怕都无机会迸发。

可这样的故事里，也总有避不开的暗面。昔时才子，年少时不免被包办婚姻，后来又到处留情，在遇到沈秋水之前，史量才便已与表妹庞明德成婚，并生有一子。这位原配夫人品行甚佳，当年还帮史量才创办了上海女子蚕桑学校，所以沈秋水只是史量才的二太太。只不过，史公馆里的妻妾关系不同于一般家庭，沈秋水主持家业，各种迎来送往的应酬也由她负责。可没过几年，史量才又有了外室，这个名叫李恩纯的女子亦有才气，在事业上也可帮助史量才，并为他生下一个女儿。沈秋水为此郁郁寡欢，史量才为表歉意，便在北山路上购地置宅，建了这座秋水山庄。

——原来，它既是情爱见证，也是一件致歉的礼品。

我倒不怀疑史量才的诚意，可世间事即使听来如童话，也并不完美，不是吗？

据载，沈秋水初见秋水山庄时，欣喜万分，那背倚葛岭、面向西湖的景致，那青砖白栏的雅致，乃至正门口由史量才手书的“秋水山庄”四个大字，都让她忘却了之前的烦恼。她擅长七弦琴，常为史量才焚香弹奏，一片寂静中，琴

声清冷。

如今走在院内，因维持旧貌的缘故，池水假山绿树小花之间，仍有旧时气息摇曳。偶见有客房开着门，酒店服务员正在清洁，里面雕花木床、旧式桌椅，还有马赛克地砖，都泛着民国味道。午后阳光洒在身上，才让人寻回思绪。想来，当年二人倚楼抚琴的那些午后，阳光也是这般洒在精致的窗棂上，透过空隙照入屋内，满地光影，温暖而迷离。

这样的日子，仅仅维持了两年。1934年，提倡报有报格、一心针砭时弊的史量才遭特务暗杀，事发时，沈秋水也在场。

在家祭的灵堂之上，沈秋水还曾弹了一首《广陵散》，曲终后将琴投入火中。

之后，她选择离开伤心地，她将秋水山庄捐给慈善机构，成为“尚贤妇孺医院”所在处。她还将史公馆捐给育婴堂，自己偏居斗室，吃斋念佛，再不问世事。1956年，她默默辞世。

这对情侣并未葬在一起，那是沈秋水的遗愿。史量才葬于杭州吉庆山，沈秋水葬于杭州南山公墓，墓上的称谓是“秋水居士”，既成居士，便不再沾染世俗，这或许就是沈秋水不愿葬于爱人之侧的理由吧。

那些惊世情爱、抵死缠绵，早已随肉身如烟散去，数十年后，只剩一幢秋水山庄，喧嚣中遗世而独立，为爱而生，经久不灭。